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陳瞻燧

詩序補義卷十九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桑扈之什

桑扈刺幽王也　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詩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　中說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魏徴曰詩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君子曰徴其能自處矣

范氏甯曰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玩甯惠子趙孟及文中子之言則知此詩正重彼交匪傲句也盖幽王燕諸侯必有禮儀失度者故詩人作此諷之欲其篤泰交之誼而戒憮敖之風也

一章有鶯其羽猶之熠燿其羽熠燿螢也彼借以為

鮮明鶯黃鳥也此借以為文章詩所云羽輿天子之羽翰也故曰受祜

酬酢欵洽從敬心所形則有樂胥之美君子指王胥皆也樂胥無一人一念之不然乎契之至無有些子攜貳處所謂厥孚交如也則諸侯皆吾羽翼足以受天之祜矣

二章詩所云領輿為諸侯之長率也故曰萬邦之屏屏言長率諸侯使大小相維强弱相制足以為諸侯

之屏蔽

三章詩所云之屏承次章之翰承首章戢難又承次章受福又承首章天下諸侯斂戢而敬慎王之受福不已多乎

四章此結出正意來不敖者敬也言兕觥旨酒之間相與交際致敬盡禮而無敖慢則屏翰立戢難著四海一家王之萬福若來同矣用敖字一點而諷王之意躍然

桑扈四章章四句

按古義以桑扈為饗禮蓼蕭為燕禮湛露為來朝而饗燕又以為九夏之鰲夏說俱失之鑿

鴛鴦刺幽王也　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何氏楷曰咏申后事也以白華之詩證之其第七章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詞旨昭然

按何氏說詩多失之鑿而此詩似何義為優據史記

褒姒為后事在三年前編幽王三年始嬖褒姒至五年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說雖不同而此詩之作當褒姒初嬖之時申后見踈之日褒猶未后也申猶未廢也詩人豫識其幾故以鴛鴦起興鴛鴦匹鳥雌雄未嘗相離夫婦之喻也畢之羅之為人掩取褒姒中傷申后之喻也君子萬年言當為宗社計宜其遐福言當為嗣續謀乘馬摧秣言車馬親迎不比奔則為妾也漢杜欽云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

嫡之心又云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此前二章意也來濟諫立武氏疏云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絶社稷傾淪即後二章意也詩人咏夫婦曰雎鳩取其有别盛世之夫婦也曰鴛鴦取其情摯衰世之夫婦也

一章舊說以畢羅為鴛鴦之美事疏云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以見觸處皆網羅也君子能篤於夫婦則網羅不得加而萬年福祿常與其德相稱也

二章戢左翼以相依於内恩誼之篤也左翼戢則右翼舒防患之周也君子於夫婦之間能如是以立萬年之基始終無猜宜其始終是福矣

三章夫婦之道不可以賤妨貴王之立后也乘馬在廄既摧之又秣之以致親迎之禮君子將以是立萬年之基以福禄偕老安得自階之厲邪艾老也　追述親迎盛禮以見嫡非妾所得加何氏曰亦猶唐高宗欲廢王皇后長孫無忌述太宗言朕佳兒佳婦今

以付卿言猶在耳之意

四章有福祿之安不當使有畢羅之危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　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後序云不能燕樂同姓言有頍者弁不燕王何以皮弁且末章明言樂酒今夕況同姓大臣其所規勸亦不在一燕飲也按幽王任用小人其於貴戚元老盡

置閒散而社稷之安危民生之疾苦宫悼之理亂刑政之是非彼既不之下詢此亦無由獻納滿腔忠告無可發抒庶幾歲時會食之間少長咸集或者動其親親之誼睠念老臣咨以密勿因事捄正將在斯時無如危亡日迫而王不知也故一則曰庶幾悦懌再則曰庶幾有臧而君子則惟宴而已明年此日不知有此會否耶今夕兩字無限悲凉故上二章筆筆注到末四句味其語意憂切痛深固不僅如陳思之求

通親親欲叙骨肉之恩又豈但中山之畏讒間樂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哉

一章言王著此皮弁欲何為乎盖旨酒嘉殽將以燕同姓也此與宴者豈是異人乃王之兄弟至親正如蔦蘿施于松柏榮則俱榮悴亦共悴所謂與君共休戚者也向也未見憂其間隔而無以自通今日庶幾說懌而洛以肺腑乎爾王也匪他朱子謂非他人恐複豈伊異人句箋言至親也言親之至非有他嫌疑

隱匿而不言嚴氏曰蔦蘿視松柏以為命松柏殞則
二草亡矣言此以醒王也箋云君子斥幽王也
二章兄弟具來謂不止一二人豈無至論可採變松
柏言松上承具來之文只王一身為九族託命所賴
者益多矣庶幾有臧臧善也改不善以至於善也
三章在首者弁已在首將宴之時也自兄弟推之更
有甥舅亦吾休戚相關者也危亡無日兄弟甥舅無
不知之吾恐相見無幾樂酒惟今夕而已而君子則

惟有燕飲未嘗籌及一事死亡其能免乎李氏樗曰
先集維霰所謂危亡有漸也國將亡必先離其九族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　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
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
也
韓詩作覯爾新昏以愠我心亦以此篇為刺詩也然
續序云因褒姒之嫉妬思得賢女配之不使之復故

后而諷之求新昏有是理乎竊以為是詩疑作於申
后既廢之日褒姒欲立之時大夫欲救正其非而莊
言不入因詳言天子立后必得賢女乃可正位中宮
字字為褒姒反照令王三復其言使之知萬不稱任
而自止故鷮鷮言申后之不可廢也車舝言褒姒之
不可立也其云德音來括則哀其窈窕而不淫其色
也云令德來教非入宮見嫉也云式飲庶幾則非飲
酒沉湎夜以繼晝也云我心寫慰我心所以答天下

仰望之心也而謂褒姒其人哉昔漢許后之廢成帝欲立趙飛燕為后諫大夫劉輔以為宜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正與詩意相類

一章叙往迎之時望之如是也提出閒關車舝六禮親迎為天地祖宗主何等鄭重固非充下陳者所能當其殊禮也如果德音來會雖無好友為配亦足燕安而喜樂矣夫婦如賓如友好友猶云嘉耦暗指王

王雖未善而得賢女自當轉危為安此想望之切於往迎時也

二章言碩女既至而所望不虚也以令德來教則國有磐石之安君有明哲之譽凡我臣民亦且好爾而不至於厭惡也碩字對卑賤故衛風曰碩人對嬖妾也此詩曰碩女對褒姒也

三章正言其令德之實褒姒之病在希寵縱欲故詩人言如得此碩女令德所見即如一飲也吾君雖無

旨酒女式飲之吾君雖無嘉殽女式食之躬儉可風也吾君雖無絶大恩德與女女欣喜歌舞不置而不必惟吾言是聽惟吾欲是從貞靜可風也以是主持陰教足以表率六宮而不爽矣德以接遇之恩禮言左傳晏子云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歌舞感德之謂

四章傌爾雅註云有憂者思散寫也箋云得見女如是我心之憂除去也承上章言碩女令德如是始足

以作合君子而答仰望之心言陟高岡者必析其柞薪取其葉之湑也議昏姻者必求得夫碩女取其德之令也鮮得覯而得覯之則心寫無憂何至懍懍乎有危亡之懼哉

五章極力推重碩女之令德言其一言一動如高山之可仰大路之可遵於是四牡六轡之良迎而立之則覯爾新昏亦足以慰我心矣不然微賤下質以穢中宮所謂海内失望荆棘生於闕廷乎

車舝五章章六句

朱善解頍以此為燕樂新昏上下通用之樂歌王道詩億云天子大昏之詩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或以為厲王之詩而不知非然也古稱暴主必曰幽厲幽甚於厲也蕩之篇曰流言以對桑柔曰朋友以譖厲固非不信讒言者然周公名公依然執政而夫婦父子之間未聞失德他如宣王時之吉甫方叔申

伯仲山甫之屬莫非先朝留遺出而佐中興之治可知厲王之世祇衛巫監謗樹惡於民耳其於故家大臣未嘗斬艾殆盡也若幽王之信讒其邁乃祖遠矣讒人之為卿士者如尹氏皇父虢石父之徒也讒人之為六卿者則番家伯仲允聚子蹶楀之屬也讒人之司百職則瑣瑣之姻婭讒人之居宮掖則艶妻之煽處讒人日多故讒言日盛莫親於夫婦而白華作矣莫親於父子而小弁作矣則曰君

子信讒正月云民之無辜并其臣僕信讒而誅戮行矣小宛曰哀我塡寡宜岸宜獄信讒而刑政酷矣以及十月之交雨無正巧言諸篇其斥逐誅死於讒言者不知凡幾而召旻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職此謂也然則幽王之廷尚有人乎驪山發難天子弒王后虜死事者僅一鄭桓公其餘皆發蒙振落無一人紓國家之難蓋忠臣義士廉有子遺故也而原其始皆由於君子之信讒言是以幽王之暴甚於厲而禍亦

懆於厲夫乃知青蠅之為刺幽也豐氏鄒氏欲移幽作厲則亦未敢刺幽之全詩讀之也

無信二字貫下二章遠之則交亂四國近之則構我二人王充論衡曰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人之口

詩人惡貪則斥為碩鼠惡讒則指為青蠅皆惡惡之盡情

青蠅三章章四句

按袁季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人刺之眞西山云讒言害政雖慈祥和易之君亦能變易其心志成王是也說者因指二人為成王周公四國為管蔡商奄說皆無據

漢書昌邑王夢青蠅之矢積階西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龔遂遂引此詩以為讒人衆多師古註矢惡也又漢成帝建始中有青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陸氏詩學云詩人不過偶爾寄興

而昌邑信讒夜夢蠅矢明皇友愛鶺令千數集殿樹一經品題物以類應孰謂言詩而可昧其旨乎

賔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刺時者刺當時君臣上下沈湎於酒也韓詩云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盖以抑戒例此詩而其實與刺時之旨不相悖也劉向列女傳云幽王惑於褒姒不時

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可為當時酗酒之證後世公卿沈湎名臣猶書酒誥以箴況幽王無道通國化之而賢如衛武漠然未聞一諫草乎今讀抑戒賓筵而知武公憂國之忠也以刺時之意為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云我沈湎于酒也　武公入為卿士本於鄭箋然史無明文其為三公在平王之世蓋武公為王室親藩入朝而作詩刺時何必卿士哉一章言因祭而大射射之前後俱飲酒而意主乎射

故能不亂也大侯周禮司裘職王大射共虎熊豹三侯註云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所射也箋以下有烝衎烈祖之文故决其為大射也鐘鼓既設是貫串上下語盖既設者為奏樂也樂八音皆備言鐘鼓舉大綱也公升即席奏肆夏一也主人升爵獻公公拜受爵而奏肆夏乃行醻禮二也旅酬之後獻工工歌鹿鳴三終管新宫三終三也射則天子歌騶虞諸侯歌貍首射畢又為羣臣舉旅既燕

復射其禮殺射畢有無算爵有無算樂四也賔將出奏陔夏五也公入奏驁夏六也總於鐘鼓既設中統括之發彼有的二句即在獻爾發功內是一時事補正云功狀也奏中多少之功狀也大射禮釋獲者取賢獲告於公是也彼指射侯也詩言獻爾發矢功狀之時彼發矢於侯而中的多者將以此求爾之飲此爵也爾代中多者指中寡者

二章祭祀有獻醻之文亦當飲酒然為祭而設故終

亦不亂上章前八句注到舉醻逸逸後六句注到以祈爾爵此章前八句總注到後六句來蓋言為祭而飲者不至亂也章內百禮既至有壬有林祭中宏綱細目無不包括獨舉旅醻為飲酒言之也　補正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尸嘏主人之詞其湛曰樂以後則祭畢而旅酬之時也

箋以各奏爾能為獻尸之酌然上文既云錫福湛樂則祭事已畢此重飲酒不重獻尸盖行旅酬之禮也

室人不得言賔恐亦非佐食謂主人之弟子也對賔弟子言倶不言弟子者蒙上子孫之文則曰賔曰室人而意已見蓋長賔長兄弟倶無手自觶酒之禮仇讀為觶賔載手仇者謂賔弟子手自酌酒舉觶於長賔以醻主室人入又謂兄弟之子又舉觶於主以酬賔於是總結之云莫不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祭之功也所謂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者如此豈至於酒過乎

三章祭畢而燕同姓主於飲酒矣初筵猶或自持旅醻之時已無令儀此與下章為一時事王者燕同姓亦服皮弁上下通服之下章有側弁之俄則知此章為祭畢而燕同姓武公為周同姓之臣得與此燕至於旅酬則見其上下皆失禮也上章旅酬祭畢之時也此則燕之時也

四章賓醉已甚身容口容頭容無一足觀疏謂無算爵之後也　補正云不知其郵謂舍其坐遷蓋號呶

屢舞不知郵歷他人之位也

五章深惡飲酒之亂而痛責行禮之不嚴也首四句統冒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承或醉或否來式勿從謂承監史來式語辭勿與弗通箋云猶無也言此監史目擊其上下喪德何弗從而告之以無使其甚慢乎如於非當言者禁止其言匪當由者禁止其語凡由醉之言俾出必無之物以罰之如此則酒戒嚴將人人自惕獻酬酢三爵之間嘗恐不能記憶儀度以致

失禮蒙譏況敢多爲加爵以至於亂乎而監史之不能則監史之失其職也責監史者所以責王耳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刺幽王也　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劉知幾史通云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隕　隋書薛道衡傳煬帝覽道衡頌怒曰此魚藻之義也

詩所云君民猶魚水也魚非水不樂君非民亦不樂也能豈樂飲酒則無酒荒之禍矣當時東諸侯遥禱之詞故曰王在在鎬

按此詩以魚喻民非喻王也在藻頒首喻民之得其所也民得其所於是王在鎬京可以豈樂飲酒不然宵旰方長憂孔棘耳然則楚茨諸篇之刺幽在即位之始魚藻之刺幽在燕樂之始其幾已形其事未甚故大臣但言必如此而可樂則不能如此必不可以

一息安者矣後序謬指武王殊非詩意

一章黄東發謂與王在靈囿一般不知彼詩上章言庶民子來也此則規戒之意多於興處會心自見刺幽之旨

二章上豈樂飲酒言民生皆遂而飲酒以樂之也此飲酒樂豈言民得其所故燕飲之間君臣歡悅而無眂眂不已之憂也

三章詩所能以飲酒樂豈則不忘民而可以安居矣

民安而後王安有那其居爲飲酒樂豈之本結出那字方知三章之興著意在民生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　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此當與桑扈相表裏幽王初政其於燕饗諸侯必有失其儀度者故詩人作桑扈言天子燕諸侯當如是也其於諸侯來朝必有形其侮慢者故詩人作采菽

言天子朝諸侯當如是也孔子告哀公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即此詩諷刺之旨其後幽王果以侮慢諸侯舉火徵會而敗

一章詩所以筐筥之盛蔌輿車服之榮諸侯也言來朝而有錫予之典也曰何錫予之又曰雖無予之又曰又何予之何氏楷曰諸侯未來而王者已預為之儲具也

二章 恭録

折中云言泉水之湧遠望不見言采其芹則見之矣以興君子之來遠望不見言觀其旂則知之矣遠望其旂者迎之於門也書曰王出在應門之内是也始觀其旂之動繼聞其車之聲繼見其馬之數而後其人至焉盖佇立以久俟之也

三章何氏楷曰天子所予向所儲者今始予之即車馬衣服是也末四句言樂只君子有此恭敬齋遬之美則天子命之爲諸侯而申之以福禄命之申之皆

從予字中推出可見天子嘉惠於諸侯者皆諸侯之
忠敬有以自致之非有分外之恩也况得而侮慢乎
四章詩所云以枝葉之盛興率從之人之多　補正
云爲國以得人爲本此率從之左右禮事辨治此所
以能殿天子之邦也
說到殿天子之邦此正述職敷奏之時見其才德足
爲天子守土也平平亦就平日之從政言率從則隨
諸侯以至也萬福之同羣臣亦有然

五章　恭録

折中云葵與揆通膍厚戾止也言楊舟汎流以紼維之使不行也以興諸侯將去天子處以端揆之任使不去也書曰使宅百揆是也留相王室則功業愈崇而福祿愈厚故望其優游而止於是也何楷曰諸侯朝事既畢而天子致其挽留之意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何氏決為康王之世非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經文如蠻如髦其後序之説是也讀至第三章交相為瘉知彼此植黨傾陷不獨君子受讒矣四章受爵不讓知宗族中有附小人為鷹犬以刈本支者矣五章老馬為駒六章教猱升木皆非泛説輔氏曰必指當時實事言之嚴氏曰史之所無為詩之所有如此類是也篇中大意以無胥遠為主而歸結在我是用

憂詩人豈為一身計哉晉司馬骨肉相殘闗内侯索
靖指洛陽宫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目此即
我是用憂之意
一章言角弓雖調弛之則相反兄弟昏姻雖親疎之
則相遠遠者謂隔絶不相維繫也
二章言王族自相殘賊皆王教之使然也含末二章
意
三章此字暗指自己處之泰然也交相為瘉者彼此

賊害即末章所謂如蠻如髦也

四章何氏楷曰相怨一方正無良之實一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

從來小人得志王族中必有與之依附以自翦其宗者如宋華亥附寺人柳而逐合比晉范臯夷附三家而逐吉射皆是也

五章此承上章受爵不讓而正言規之

六章劉氏彝曰小人樂於不善而又益之以不善之

教是以塗塗附其墍相著而不可脱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按親親長長之道乃徽猷也與屬相聯屬以歸我也

七章傳曰晛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人將稱曰雪今消釋矣葢積陰之後忽見天日使人欣幸躍然王積迷之後憬然悔悟則人亦將曰讒人自此消沮矣而無如王不肯貶而棄之也驕生於居失其所居便無從驕式居者猶云任

其居位也婁者常如此也是從瀌瀌字生來

八章王氏安石曰積之高則浮浮流義比消為深傳曰流而去也自相殘賊如蠻髦憂心者但可付之長歎而已

角弓八章章四句

唐氏士諤曰昔辛有適伊川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為戎乎其禮先亡矣而楚子果遷陸渾之戎於此類之應也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詩人

之意深矣幽王卒死犬戎之難可畏哉

菀柳刺幽王也　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續序言王者之不可朝事非然也蓋是時羣小用事綱常倒置王室之禍不容一瞚而列土外臣有心周室者欲拯救無路故以憂國之忠悃爲局外之旁徨作此詩而使王聞之也

天子外臣身逢暗主惟如周文王之柔順文明郭令

公岳武穆之單騎赴名臣道斯為無愧後世强兵手握遥執朝權甚且與晉陽之甲清君側之蠱六朝亂臣率用此術無怪近代借此詩一靖字自號為靖難之師也聖人存此詩立萬世臣道之防杜亂賊覬覦之意

一章有菀者柳其枝葉下垂有以接引容納於人則人自休息焉興王能接引容納臣下則孰不思暱就之上帝尊之也亦九重高遠之謂甚神神靈自用也

我外臣無敢以參末議矣假令王能使我安靖其國家然後予得竭忠盡力扶危而紓忠也使王使之也靖我靖之也如鄭武公入為王卿士之類

二章言上帝甚蹈無越職以自取病焉兩俾予靖之起下章曷予靖之

三章彼人指王之左右讒諂之小人天即上帝喻王也鳥飛傅天為小人敝君之喻小人之心不知其何所至王方假之羽翼為之親任曷能使我靖之哉居

者居於已國也凶矜謂構禍可憐之狀居以視之事

外傍徨耳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後序與緇衣同緇衣公孫尼子所作董氏逌曰詩序

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此詩所陳皆言其儉樸恐無思富盛之意且亂離之後又非必人無臺笠女皆寡髮安得云未見似以序說為長矣補正云此詩首言其容不改蓋因晚近服飾之淫靡而思古先之樸素也笠之以臺撮之以緇充耳之以石皆言其樸素也綢直如髮卷髮如蠆言其任質自然而不為巧飾也蓋必有華其笠純其冠珠貝其瑱短其帶巧飾其鬟與縱以為治態者故思

古而軫懷焉

一章傳曰彼彼明王也按彼明王者言彼明王之時猶云彼一時也疏云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貪淫巧偽都邑之士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駁今之都邑也傳曰周忠信也左傳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為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可以為周訓忠信之證

補正云黄衣狐裘貴者之服也在上位者儀容有常言有條理行歸忠信是以萬民則而象之

二章釋文云綢密也密且直以女子之鬒言如鬒就其鬒為之不加髲髢為高髻也

補正狐裘黄黄在上之人士也臺笠緇撮在下之人士也在上者言則衆聞之行則衆見之在下者言行不可得而詳故第言其服飾也然觀其服飾而其應上之風以成俗者亦略可覩矣　于士則貴賤並舉

于女則獨舉貴者貴者樸素如此則賤者不待言矣

三章說文琇美石次玉也充耳瑱也實塞也禮充耳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云充耳琇瑩則知亦貴者之飾也故對下尹姞　補正不言君子女之飾弟曰謂之尹姞何也尹姞又君子女之望也承上章綢直如髮而言不獨凡為君子女者然即號為尹姞者亦然

四章垂帶而厲亦貴者之服言從之邁謂人雖不得

見而其服飾儀容之盡善則我願從之以行而不尚近日之奢淫也猶孔子從先進之意

五章補正非故欲其垂之也帶之制不改於舊則自有餘矣非故欲卷之也髮之束不改於舊則自有旟矣正與首章其容不改相應於士備言衣服冠笠瑱帶於女弟舉首飾言之體也云何二字略讀言我今不見將云何乎亦惟張目遠望切其景行之意而已是於言從之邁句著一找足語非另是一意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何氏據羅泌路史之説以為共伯歸國因廣引書

證之適與經悖

采綠刺怨曠也　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劉氏彝曰從軍役久也周制王畿外為八州州建牧

以統七卒卒建正以統三連連建帥以統兩屬屬建

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民而教之者三焉耕以足

食文以興藝武以防亂國有不順得正以屬屬弗制

則正以連連弗制則正以卒卒弗制則正以牧牧弗制則正以州州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鄰牧正以九伐之法王師未有踰時在外者故男女無怨曠幽王時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鄉遂之兵反久役於外過期不反與古異矣

刺怨曠者刺其時多怨曠也時多怨曠則其刺在上耳或疑此詩婦人所作何以登之於雅盖太史採之

畿内因以入告或大臣擬作以為諷諫皆所以刺王也

一章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婦人無君子不在而膏沐以俟之者此蓋聞其君子之歸期也采綠而不盈一匊思之甚也而忽聞君子之歸期則予髮曲局將何以承事君子哉

二章五日為期者傳聞君子至某地屈指五日可返里門乃至六日而猶不至則歸期猶未定此所以采

藍而復不盈一襜也釋詁云詹至也

三章向也承事君子如欲狩也我則張弓而納于韔中以待君子之往狩如欲釣也我則繙繩而繫之于竿中以待君子之往釣君子在室予固無事而不承其意也此及下章蓋追敘之

四章君子之釣維何惟魴及鱮既得魴鱮而歸予共觀之相與為樂以安於静好之常今何如哉安得不眷念之深釣得魴鱮已該弋得鳧雁一面觀非觀其

釣觀其所得之魚耳

采綠四章章四句

詩緝謂古者新昏三月不從政此新昏者之怨詞

或又以為隱刺褒女皆非詩旨也

黍苗刺幽王也　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

此詩不次車攻吉日之間則非美宣可知也幽王之

世王廢太子奔申王將伐申殺太子而申與犬戎甚

暱詩人欲止其伐申之役也而危言難入故特舉宣
王封申城謝之事言之欲王知申之不可棄也葢謝
為荆徐要衝封申伯於此為南藩重鎮崧高詩屢稱
申伯功德而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又曰揉此萬邦
聞于四國今日其可翦為仇讎乎且前日之謝足以
控淮海諸夷而今日之申反足以結西羌諸翟主政
者既無宣王帥師者又無名穆膏澤未敷人無鬬志
驅畏險苦役之民輕與申敵吾恐師旅無成而王心

為之不寧也篇中述謝功而結穴於王心則寧一語其諷微矣故曰小雅之什近於風

一章鄭氏歸美宣王朱子專言名伯其義一也

二章三章五我字皆詩人我之猶云我兵我軍云耳必我南行之事既成而後役夫皆云歸哉前此無思歸之人也云字方有着落名伯勞之統始終而言此

二章從城謝之人寫出他急公趨事不敢言歸情景正從勞字中來

四章上二章內已見區畫之周密號令之嚴明器具之完備而末事量度臨事激勸皆勞字中作用故此章承上二章明白言之

五章此又承上抽出其大者有成便與無成相對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　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李氏樗曰君子窮處於巖穴之下而斯民之心思慕

之切未嘗忘之隰桑之詩所以作也

君子在野人思見之觀末章可知矣朱子疑非刺詩而卒章引楚詞思公子兮未敢言為證則亦未嘗不從序也思見君子則厭惡小人而刺在用小人遠君子之人

一章以桑在隰而美盛興君子在野而自得也劉氏以容貌言則淺矣

二章有沃與德之潤身

三章有幽則盛之至矣君子不特自得也而德音足以感人使之膠固則盛德之至也上二章正意已在興内此章則以上二句興下二句

四章言我心愛君子何不遂以告之而君子隱處巖穴無由得見但中心藏之何日能忘之耶此章忽作變調一句一轉葢欲用之既不能棄之則不忍低徊反覆其愛惜悼歎神情宛然　若君子已見則愛慕之意何妨直告不徒為中心之藏也故知上三章既

見君子乃假設之辭非實境也何日忘之便有相機而動之意王心開悟便可舉之於朝故此篇是憂國思賢之操非伐木求友之音

隰桑四章章四句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則知卒章為實事也陸氏詩學謂天子視學養老乞言之樂歌亦本集傳詞旨大略與

菁莪相類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漢書班倢伃傳師古註白華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白華為周人所作猶後世長門賦為相如作也此篇俱從大處立說所念在先王所憂在宗社所懼在危亡將至所望在王心改悔而非徒為一人之寵辱計也

一章從夫婦胖合每以兩物相合者為喻如桃李絲緡之類此菅茅亦喻王之夫婦言漚白華以為菅必以白茅束之猶人君有潔修之德必取純潔之女佐之乃足為神明主何王之遠我而使之獨居也吾恐與王聯比者非芳潔之德矣俾我獨只說得一面而與褒女深相結束已在言下

二章此菅茅亦喻王之夫婦也天以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使相須為用猶先王以佳兒佳婦使之相與有

成天步艱難最着眼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褒姒正天生亡周之妖孽也

三章池水不可云流當從王氏地理考為水名北碩人疑當指宣王蓋滮池在豐鄗之間而北流以潤稻田猶宣王承文武之烈而遺緒以澤子孫今王所為令我嘯歌傷懷而慨然以念宣王也

四章言先王立為冢婦主饔饎奉宗廟猶桑薪之於烹餁也乃燎之於無釜之煁則不足以成烹餁之功

矣我之見棄何以異此然我非徒為一已之見棄憂也維彼宣王以菀裹詒汝汝不之顧則為勞我心耳烘燎也燎焚也燎於有釜之竈可以烹飪如無釜則薪歸無用耳重煁字不重烘字

五章傳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按幽王之意以為寵嬖棄嫡無與外人事也不知惡積於宮必播揚於外天下聞之將有動揺社稷者

六章前言實勞我心恐負先王之付託此則深懼社

稷之危亡憂思以漸而深

八章傳曰扁乗石貌疏云夏官隷僕云王行則洗乗石鄭司農云乗石所登上車之石也　言有扁然之乗石王出入履之亦卑甚矣卑之不可以為髙猶妾之不可以為后也王之嬖褒姒而遠我也所憂甚大不使我憂思之日病乎

白華八章章四句

或責申后不戢父兄之逆謀王氏道曰以驪山事

責宜臼則可責申后則不可宜臼固在申申后歸

申史無明文其或在離宮如後世之長門歟

緜蠻微臣刺亂也　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此亂世之公卿奉命出使而不恤其臣下也

王鋼曰下四句蓋追叙治世公卿出使其從行者之

樂也糗糧未給則飲食之而無斯飢智力未周則教

誨之而無督責甚而車敗馬瘏則命彼備用之後車

急呼戴之而不致徒行其體恤微臣者如此盖治世也歎今之不然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　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左傳鄭伯享趙孟趙孟遂賦瓠葉義取古人不以薄物廢禮漢書劉昆當王莽之世教授子弟五百人每春秋享射備列儀典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

以射兎首亦取義於是詩然則詩人欲矯當時風俗奢侈因述古初士大夫燕飲雖薄物可以行禮盖在誠意之綢繆不在殽核之豐腆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苟誠意不至雖有牲牢珍錯皆為具文今舉一物而獻酬酢並至覺主人情重禮度詳明以視長夜沉湎者相去逺矣為王誦之所以規之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　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此詩但云東征按左傳椒舉告楚靈王曰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鼓鐘傳云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下篇後序云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蓋東夷屢叛幽王東會諸侯以臨之不服則又命畿内諸侯合兵以討之歟詩人述軍士怨咨入告於王而師必挫衄之意自在言外

有豕白蹢雨徵也補傳云天氣鬱蒸則衆豕涉波盖
春盡秋杪天氣尚凉忽爾炎蒸羣豕涉水則以為必
雨之徵也何以云白蹢劉氏彛云中國有豕純黑為
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蹢謂四足及腹皆白也范氏亦
云東南之豕無非白蹢然則見豕白蹢則大軍已入
東夷境也一章自鎬京起程一路險遠故云不遑朝
言朝夕不息也二章經歴者愈遠愈險故云不遑出
言無暇謀出也三章言已至東境疲病之極水潦為

憂故云不遑他言只此受苦不盡無暇計及鋒鏑之危也語哀而愈深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　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此數言内含無限政刑失措紀綱紊亂戎狄交侵兵役不息凡四十四篇所刺者無不櫽栝而末但舉其

一事言之是其到盡頭處其景象類於萇楚而究竟則為黍離故不曰刺而曰閔閔者知其必亡而無能為也

一章苕華將落則變而黄凡目擊傷心景象總於首七字見之傷者非傷已逢之也文武成康之業一旦失墜故宫禾黍知不旋踵百感攢膺耳續序但云傷已猶未知此大夫心事

二章花落而但有葉則衰益甚矣如此二字胸中歷

歴分明而口中却不忍遽言

三章偶舉以見之羊墳首也水無魚也人不能飽也閭里蕭條人民愁歎國不亡得乎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　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周室鎬京之盛守卒之衆戶口之殷甲於天下何至犬戎深入其亡忽諸今讀漸漸之石以下三詩而知此

日之周其民力物力為已盡也幽王四方征討不見於史然詩之所著用兵如兒戲視民若禽獸其不載於史史文闕耳山童川竭疾病兵荒而殘民以逞者猶擇人而食天怒人怨至此已極此犬戎之所以一戰而滅周也

一章二章皆賦中之興故傳不言興也

三章承上文言征夫獨非人乎人則匪虎兕也人也而虎兕棄之可哀孰甚焉

四章兕虎惡獸狐亦妖物皆人所厭惡者故為鄙夷其民之喻

首章何草不黄秋盡時也知受役在春夏矣黄而至於玄則冬杪矣末言幽草幽者茂盛而色黑則又在次年之夏矣

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

朱氏謀㙔謂即舉火名諸侯師之事也然詩言經營四方則不獨如京師而徵兵戲褒亦不必有兩

年之久也

按小雅至都人士之什於風尤近矣其所以為雅者義在王朝不得夷於列國也

又按二變雅所載刺幽王之什總計之至有四十餘篇之多以視夫刺宣王刺厲王之詩葢不啻十倍凡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失其道以及信讒棄賢黷貨嚴刑酷斂嗜音甘酒窮兵遊宴奢侈之類史冊所不載者皆詩人刺詩之所及或

數詩而共指一事或一人而分刺一端何人才如是之盛而篇章如是之富也哉蓋周家傳世十三王之世祖宗培植之德報禮獨隆天地英華之氣發洩殆盡忠臣義士一時感憤篇什獨多今讀其詩或和平溫厚宛然盛世之韻或悲愴淒涼颯然亡國之音或直指其人凛乎斧鉞之加或隱寓其情致其諷詠之意或當身說法自訴己情或託物

借端不揚人過或窮形以盡相或節短而音長凡三百篇忠臣孝子勞人思婦之意旨莫不薈萃於四十餘篇中而集其成然百爾君子懐忠賈禍或死於暴主之罪罟或死於讒人之交搆至驪山之變玉石俱焚獨此蠹簡遺編偕平王大駕捆載而東尼山編次隻字不遺其亦幸矣迨至祖龍一炬又逐殘烟所賴傳於諷誦之口譜為鏗鏘之音老生宿儒如二毛公者崛起西漢之時近接洙泗之

緒凡諸君子從憂患得之涕泗成之者至今無恙也豈非不幸中之幸乎而猶病其詩之多也乎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序補義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序補義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陳瞻熺

詩序補義卷二十

石泉縣知縣姜炳璋撰

大雅 說見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箋云從此至文王有聲爲文武之正大雅

文王受命作周而所以受命其上面便有亹亹緝熙

敬止一層周既受命對面便有殷士祼將一層言文王受命後面便有法文保命一層只一語而全篇之旨皆具

首三章言文王受命而昌子孫并挺生賢才以佐其子孫後四章言文王以敬德受命代商商之賢才適為周用可知天眷有德其命靡常後王毋以祖德可恃而不修德以保天命也

補正四章五章言殷王之子孫羣臣服事於周者即

前車之鑒似無天絕商之禍及其子孫又及其羣臣之後嗣意

一章於昭在帝朱子前說以德言集傳以神言者盛德之士清明之氣常聚其沒也發而為英靈故明昭而神不亡況聖人與天合德至清至明呼吸皆與天通天者清明之氣也宰此氣者帝也以威靈處言之曰帝以實際處言之則理而已矣文王全盡天理沒則其氣亦歸諸清明之天而不昧故一陟一降在帝

左右

武王伐商必載木以行何也大雅開卷叙商周相代便云文王之神於昭于天蓋文王即天也武王以為有一念自私自利不可以告天即不可以對文考天心不順即文考之心不順聖賢心事何等公正曰上帝臨汝則文考臨汝矣天與文不忍斯民常處水火之中武王之心直與上帝文考相通伐商之事不啻親為提命其載主以行見與以服事殷之文王相契

無間故夫子以達孝稱之而殷士祼將本非有一毫勉强也然即此便見後王法祖保命不容自已茍天心不享文其能眷顧哉　因今日在天之靈想到當日格天之實有周之顯帝命之時總寫出一新字以下節節承帝命

二章亹亹已含下緝熙敬止令聞猶下文義問謂善名也文王當紂之世令聞實難其德純亦不已故人心感而善名歸之者亦不已也似不必以既沒言此

即下文萬邦作孚處感人心自足以享天心陳錫哉周使之昌世以及其黎獻也

三章文王曰亹亹多士曰翼翼蓋未有不敬而能成厥猷者也正是君臣一德處 濟濟多士内便包文德武功無所不備足以伐暴救民而文王在天之神以寧也將下篇肆伐大商一節事隱栝於此故下章即言商孫周服也

四章上云亹亹便是緝熙意此特提出敬字為主腦

緝者緝此敬而無間熙者熙此敬而不昧所謂亹亹也假哉天命以下以商相形説得凜凜可畏一氣趕到下章無念爾祖上

五章侯于周服下便可接殷士忽着天命靡常一語見膚敏祼將黼冔襄事觸目皆龜鑑　助祭而特舉祼將者商人尚聲樂三闋然後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鬱鬯既灌然後迎牲此殷周之禮一大變處獨舉祼將見周之異於殷也禮既變而冠服依然正使人怵

然動念

六章上言商孫歸周殷士助祭幾疑商家積累之薄而不知其祖德宗功與我周無異而所以如此者以後王不修厥德也可見祖德不可長恃而念祖者之當自修其德也

七章無遏爾躬令人悚然宣昭義問承令聞不已來有虞殷自天永宜鑒于殷來虞殷之廢興由於天而天非有聲臭以示人也文王之神於昭于天在帝左

右謨謀具存心源可接法文王即法天也何以法之法其緝熙敬止而已　上文極言天命可畏至此又言無聲無臭意非相悖也此不是言天道難知盖言無著手處耳篇中指出敬字是文王心法正達天階梯萬邦作孚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也盖天無聲臭其聲臭寄乎人心人心感孚義問洋溢則天心孚而文王亦眷顧之矣不可以長配命乎

文王七章章八句

序言受命不言稱王呂氏春秋云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繼文王之德文王追謚而呂氏云然則受命稱王之誣久矣中候所云赤爵銜丹書入於豐劉歆作三統歷以為文王受命稱王九年而崩皆踵謬耳　魯語以文王大明緜為兩君相見之樂左傳亦同又天子諸侯朝會以為樂章

又燕禮合樂工歌文王蓋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用最廣故左氏曰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又反命武王也

言文王有明德故受天命而又命武王有天下也全詩歸重文王明德第三章言文王之德獨詳而王季以維德之行一語點過武王則但言伐商之事王季武王未嘗無明德而受天命則自文王始書所謂文

考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予小子其承厥志是也文王有此明徳必有聖父聖母故推本於王季太任有此明徳必有聖配故詳言太姒徳盛禮隆然後言篤生聖子以有天下叙武之伐商以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發端詩固無處不歸重文王矣至末二章所謂復命武王也

一章明明赫赫言文王有明明之徳斯受赫赫之命通篇俱申此二語提出天難忱斯不易惟王悚然為

嗣王炯戒使不挾四方使字正形容天威赫赫處而下文命此文王上帝臨汝皆鑿鑿可據

二章言文王之聖自父母而已然

三章淮南子云堯舜禹湯文武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按此即小心之謂也集傳翼翼訓恭慎即前篇緝熙敬止蓋洗心藏密亦臨亦保敬德之至也回違也與天一毫不相肖便是違天純亦不已與天同體故懷多而受衆也

此實寫文王之明德

四章言有命既集于周而天眷文王故於其初年又生聖女以為之配焉

五章言大邦有子宜配文王其德盛禮隆如此俔天之妹謂與天伯仲固非以文譬天太姒譬天之妹更謬妹少女之稱易云歸妹是也太姒聖德譬如天之少女也　按哀公問載孔子云冕而親迎親之也程子謂天子固不親迎諸侯亦無舍其宗廟社稷而遠

出逆婦者所謂親迎亦逆之於館耳按文王時為世子非邦君比也則當親迎於其國洽字書亦作郃水北曰陽今陜西同州有郃陽縣即古莘國莘與郃岐接壤公劉云涉渭為亂自郃至莘必渡渭故文定之後行親迎之禮而造舟為梁於渭水是倒裝文法非謂太姒至渭而文迎之也

六章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京矣又篤生武王復命之以代商有天下也序所謂復命武王正體貼此章之

意

七章八章正寫伐商事或云屢稱武王而此云惟予侯興稱侯者述當世諸侯之詞按其文義篇中侯字俱一例看為妥肆伐大商補傳云肆遂也較集傳為優　鷹揚詩通云是義氣奮激直欲夷大難以快人心會朝清明王肅云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文王之興指後一章本由太王則指前八章也太王時勢與公劉不同公劉是草昧開創之君故篤公劉篇氣象深淳制度簡括末章則歎其富庶之極而止太王雖為狄難而遷然承公劉餘業故規模宏敞制度詳明末則極言過化存神禮讓成俗景象已至文王三分有二時也

一章言緜緜之瓜本於初生之瓞以興周之盛始於

微也傳曰興也蓋一語統興九章

以漆沮二水為洛水者始於孔安國書傳闞駰酈道

元從之顏氏漢書註亦用其說是漆水即洛水而沮

水亦入洛故孔氏以二水皆洛水此馮翊之漆沮在

今同州朝邑界禹貢所云漆沮既從吉日所云漆沮

之從非此詩之漆沮也隋志云扶風普潤縣有漆水

經岐山北南入於渭漆縣古豳國地也沮水諸儒不

知所在胡渭以麟遊縣別有漆水疑為沮水此扶風

之漆沮扶風今為鳳翔府地則此詩漆沮及潛之猗與漆沮是也兩漆沮相去三百餘里有涇汭二水為之隔孔仲達謂馮翊之漆沮亦東流周地則非也集傳云漆沮二水名在豳地太王世居豳正在扶風漆沮之間　或謂豳館几筵已有宮室安得云穴處不知陶復陶穴豳之舊俗未改且當狄難舊時宮室已棄岐山營繕未成故云未有家室也

陶復陶穴民俗朴陋對末章禮讓成俗一段景象未

有家室工役未興對下數章築室于茲俾立室家無限經營

二章走馬陸行也率西水滸集傳云漆沮之側蓋漆沮注于渭渭水在梁山之南踰梁山循渭以達岐也莊子吕氏春秋各敘亶父遷岐事而孟子獨多踰梁山一語蓋亶父作邑狄不敢争以梁山扼其吭也篤公劉篇疏云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惟梁山乎梁山外𠫭岐山内鎮渭水環其南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而梁山之蹫不待言

三章堇荼如飴爾雅芨堇草郭注即烏頭也又云蘦苦堇注云今堇葵也此詩言堇即釋草之苦堇而不同于芨歟

曰止曰時兩曰字承上文言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龜卜皆以爲然曰可止於是而築室矣此未遷以前定議非走馬以後事

四章慰者慰其從遷之勞止者暫爲便安之地左右

以下方是度地居民畫井授地

五章六章七章不過治宫室作門社而一段興會勃發規制堂皇便有蹶厥生氣象

八章遷岐之後已無狄患而昆夷又强征昆夷雖文王時事而其來已久故集傳仍指太王箋云小聘曰問不如集傳作已之聲聞不隕尤於自修上關切也

吕氏大臨曰昆夷所以為患者恃其深林大箐路塞不通耳今柞棫拔去道路可通失其所恃是以駾奔

而喙息也

九章然所謂入其境讓畔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一段太和之風禮讓之俗未曾說出故以虞芮質厥成一語括之以見藹然唐虞景象也夫豈陶復陶穴之舊乎蹶厥生猶云勃然興起即其命維新之意傳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國被化者久至此歸附之非以一事遂足感人心也末四語言賢才多而王業成也

恭錄

折中云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當時遂有以此為文王受命之符者故詩人辨之以為人言虞芮質成之後文王乃蹶然而興者非篤論也文王之興自予言之則曰以其有疏附耳能宣布德使民親附也以其有先後耳能前後相導使無過舉也以其有奔奏耳能出使四方喻德奏功也以其有禦侮耳能奮揚武衛折衝威敵也蓋濟濟多士乃文王之所以寧不係予其質成與

否也

緜九章章六句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原解云記曰人官有能物曲有利養之能盡其材故取之能備其官官之能當其人故用之能得其力能官人而治道畢矣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培植薫育久而亹亹純一區别程量總覽羣英如六轡馭馬無不調其適而盡其才故曰能官人也

按序云能官人集傳言詠歌文王之德惟有德故能官人兩義正相符

一章木茂盛足以儲用興賢才足以備官正意已含興內　左右趣之固是德盛人歸然曰左右專以近臣言則歸德意反不見甚廣蓋云羣材彚征或左或右各見其才無不奉令焉

二章三章正申明左右趣之之意國之大事曰祀曰戎用之宗廟髦士奉璋威儀節度皆得其宜用之軍

旅將卒一心六師趣附惟恐不及茍非程材器使無一不當何以得此濟濟容貌之盛指文王正與賢才相輝映

四章承上章能官人則賢才得以自見然平日無培植之功則無以致賢才之盛也此方歸重文王作人上雲漢為章于天而司造化者天也以興賢材為光於國而司造就者文也三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自非久道何以致之遐不猶云自然如此也

五章承上章歸結到文王之德文質彬彬乃爲佳士此作人之效也然文王之作人豈無其本哉勉勉猶亹亹緝熙敬止之謂正綱紀四方之本也言所以能作人者以其己德之修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　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受祖言受釐於祖也曰玉瓚曰清酒曰騂牡皆主祭

祀言之周之先祖以下學者之詞辯說所謂大誤也

一章傳云旱山名山平則草木蕃以興人和則福祿

盛

干祿豈弟是一篇之綱言其干祿也以豈弟亦異乎

人之干矣即末章不回之意豈弟訓樂易言樂易及

民也表記云凱以强敎之弟以悅安之周語單穆公

引此詩曰夫旱麓之榛楛植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

焉韓詩外傳云度地圖居以立國寧民力稼以重農

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强詩曰豈弟君子文王之謂也按諸書釋豈弟二字甚合詩旨然則豈弟者樂易及民使民無不遂其樂也此即祭則受福之本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意二章其承祭也玉瓚黃流灌地以降神苾芬齋潔宜其受福也然亦以其有豈弟之德耳不然民生困悴神將怨恫何福禄之有

三章君子之祭必有助祭之臣皆君子譽髦成之者也補正云君子德教從容漸漬能盡人之材使各極其所至猶鳶之飛而極於天魚之躍而自得於淵也其作人也本於豈弟之德蓋豈弟則優游不迫故能成就人材

四章是以清酒騂牡以享以祀以助我景福介助也言人才盛而執事恪也

五章柞棫茂密則為民所燎君子有豈弟之德民歸

之則為神所勞至此以民神合言言神之降福由民之得所而豈弟有以致之也

六章詩所云葛藟叢生未必皆直也然附於條梅則皆直也福之在人未必皆正矣惟君子以豈弟之德求之則正而不邪以結干祿豈弟之意

旱麓六章章四句

詩故云王用享於岐山之詩也其說似鑿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言思齊之詩明文王所以聖非指思齊之首章也歐陽氏乃云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失其旨矣

前二章聖母聖配助其聖也祖考家邦驗其聖也而非所以為聖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曰古之人無斁真所謂純亦不已矣凡前篇曰亹亹曰緝熙敬止曰勉勉皆此意也此文王之所以聖也聖則不待諫聞從容中道常而肅雖變而烈假無不自

得是以開來學於無窮而為萬世學者之法也

不顯亦臨抑所謂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

覯在文王則性與天合也無射亦保易所謂乾乾惕

若書所謂檢身若不及在文王則至誠無息也聖學

全體其要只一敬字敬之從容處便是和雝宮肅廟

不過見於外者爾

三章烈假以德言羑里之囚崇侯之譖處之有未盡

善處則光大之德瑕矣

四章上篇言文王先成民而致力於神葢君道也此篇言其純亦不已為百世成人小子之法葢師道也故末章不曰文王不曰君子而曰古之人正對後世之成人小子言詩人言文王為萬世師從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上約言之曰無斁無斁二字徹上下統安勉人人可學極贊其無斁之至則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無斁處便是純實指之曰敎萬世作聖之基具揭於此故後世人材使之有聲譽而為俊士也序

云文王所以聖得其旨矣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美周也　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

王

朱子曰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

伐崇之事

一章傳云二國夏殷也四國四方也玩作之屏之一

段明是始遷岐下斬棘披剃可以謂太王不可謂文

王故集傳於二國從毛傳指夏商也本意是言商政不獲而兼及夏者以二國皆革命書云我亦惟茲二國命亦指夏商也太王之時殷政漸衰不獲者不得於天也以天之不得於夏者驗於殷知二國之政一轍也者憎式廓集傳未詳傳於頌者定爾功云者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規模也言天於四方之國爰究爰度苟可以安斯民者則以大命致之以大其規模於是眷然西顧克當天心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宅

焉故下章遂言遷岐之事
二章前八句所謂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也串夷鄭箋作混夷按混夷之駾在文王之世若太王狄難方已昆夷復强但不須厥問而已豈能濡路而去傳云串習夷平也言人物蕃而土地闢從前山林隂翳之境今乃習熟常行之大路厥配指太姜即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之意太王曰既固文王曰維新固者成不拔之勢新者非侯國之規

三章帝省其山見柞棫拔松柏兊國勢日盛生齒日繁天既作之邦又作之君以自配對盖自太伯王季時已默定之矣作對二字暗照文王故章末奄有四方句明白指出　太伯之讓王季之受俱於因心則友四字托出或云使伯讓而有兄避弟之名太王必不肯奪嫡王季又豈肯亂宗竊謂此發明伯之至德則然而因心則友却不盡此心者太伯之心即太王之心也兄弟之間本無彼此天命所在詎有意必伯

體太王之心而授之季季因伯之心而受之天至公無私尚何形迹之可言哉後世魯隱吴末皆以讓國釀成亂本以無因心則友之人耳夫乃知讓德之光乃王季子之所謂因心則友也季歷不立謚法而曰王季季對伯言周家不沒泰伯之讓德矣　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者文王也太王何獨不然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以文有聖德亦曰有以光大我國家耳豈曰將受天命為天子哉故凡言天命者

詩人從後之詞猶云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耳太王之受命既固太王之心不知其為受命也王季之既受帝祉其心亦不自以為帝祉也玉步一日未改君臣之義一日未絶此毫釐千里之辨也

四章極力發揮王季之德而文王只帶言之以留下四章地步靡悔言天心眷注克副其心無所遺恨也文王以生安之質勤下學之事詩人曰亹亹曰勉勉曰無斁曰靡悔可謂善言文德矣非周公其孰與於

斯

五章沈氏曰言文王武功而冠以心體聖人之事功即聖人之心體也　侵阮徂共傳云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大旨了然乃張融據吕覽魯詩以阮徂共為三國謬矣

六章以按徂旅救患也師至於共未嘗至密也即以救患之師為問罪之師遂從阮疆出侵須密極其神速而陵即我阿泉即我池盡國奔潰皇甫謐所謂須

密之民縛其君以獻是也於是遂作程邑徙都焉世本古義云岐南渭側密地也

七章聲者徵於詞也色者見於面也不大則甚微無疾遽也夏者氣之盛也革者機之變也不長則甚暫無留滯也朿萊以夏革為縱私意則與不長有礙文王之知識非猶夫人之知識而猶不自用惟順乎天理自然之則一張一弛適如其分與天為體而已仇方萬民所仇即天心之所怒所謂天討也

八章左傳子魚謂文王聞崇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又通志云文王伐崇三旬猶不降於是勒兵攻滅之上段是圍之三旬時事下段是勒兵時事夫文王之師仁義之師也然曰同爾兄弟是與國之多士卒之衆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是車馬之强器械之備以此奉天討攻崇墉必待執訊攸馘是伐是肆而後舉然則徐偃宋襄之仁義誠無用矣既滅之後作邑于豐又想見其罪人既得市

不易肆斯謂之文王之師　前段執訊攸馘則有聲有色矣然連連安安則不大聲以色後段如風馳電掣可謂氣極盛而機極神而初無留戀是不長夏以革夫豈以知識自用哉亦順帝則而已

篇中説天處最親切顯然有觀有顧有省殷然有求有究有度諄然有謂而總結於四方無侮無拂人心之外無天命仁政之外無民心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補正天之立君以安民也故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聖人天理渾然無一毫人欲之私故行事皆明白直截無所回護如崇侯虎為紂三公又紂之寵人設請命伐之紂必不許而文王不聞以擅興為嫌也虎雖有罪餘裔豈不可建置而遂作豐邑密人侵阮徂共遏之足矣而遂作程邑詩人美之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不聞以攘奪為嫌也文王猶有方伯之命至湯之征伐又昌嘗受命於桀哉

聖人以天自處見天下之亂非已不能平烝民之生非已不能定故非常之事行之如日用飲食無有疑貳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此詩三言帝謂若天諄諄然命之其義深矣　後世如劉虞朱儁皇甫嵩擁得為之勢而自潔其身以至喪身亡國人皆惜之然非聖人不能行權世變愈下設冒不韙而無成事悔豈可追故無湯文之德則三子所守不可易也

小雅采薇三篇文王勤王之師以伐昆夷玁狁者也皇矣後四章則文王受黄鉞得專征伐之後伐密伐崇者也奉紂之命則曰自天子所又曰王命南仲處處提出至尊葢文王所自作也此詩則曰王赫斯怒又曰下民之王若自為天子者然葢既有天下之後後人頌美之辭也

靈臺民始附也　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民之附周久矣豈始於文王即六州之民其心附於文也久矣豈始於靈臺之詩序云民始附何哉鄭康成曰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有聲之詩曰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夫乃知此詩承上篇伐崇之後也崇侯稔惡其民習染已久以文王之師圍之三旬嬰城固守而招附不來至執訊攸馘不之懼其怙惡而抗王師可勝言哉滅崇之後徙都于豐漸仁摩義數年之間民風丕變靈臺辟廱以次而舉民樂其樂不

日成之於是而知崇民之始附也附者歸也心悅誠服如子之樂趨父母也文王受命而下講師賛說耳前二章文王遊觀之樂也後二章文王視學之樂也未嘗及民之樂其樂而文王之樂在庶民心目中看出民之樂即在文王之樂看出孟子所謂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詩人已摹及之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　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焉

繼文者箋言繼文王非也盖武王繼先王之文德也下篇曰繼伐武王繼文王之武功也武王之武功彪炳千古而文德似不及三后故此曰繼文言與三后克配也文王之文德肅雍無射而武功或歉於武王故下篇言繼伐言武王之伐本之文王也逸齋云言文德則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太王王季所得而與詩人之言豈苟然哉

一章詩旨雖云繼文而下篇即云繼伐非薄武功也安得云下武況樂曰大武謚曰武王豈以武爲下竊謂下後也武步也謂後人之步武也下章繩其祖武正與此武字相應言後人步武惟周最盛葢世有哲王追蹤甚難而三后在天之靈武王配之於京師無愧焉于京化國爲天下也配之者其德足以武前人而不爽也

二章配之奈何以其能起而求先世之德以繼之也

世德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求字中便是永言處如
太王之不隕厥問王季之克明其德文王之緝熙敬
止足以享天心者武王皆見于實心實政而天下無
不信之也
三章信之斯式之矣然世德非有他也亦曰孝思耳
其為下土之式亦非有他也孝思以為之則耳
四章信之式之斯媚愛之矣其媚兹一人而丕應恐
後者不以武功而以順德也順德維何即此永念之

孝思以嗣先王之事而已武王化國為天下其善繼善述處使有一毫曖昧便不可嗣我先王昭哉言所以嗣服者甚是光明而無一不可告之先祖也

五章光明心體可以傳示後世苟能繼此孝思之迹則人心所歸即受天之祜矣祖武兼三后及武王言之

六章受天之祜豈獨諸侯來賀已哉萬年之久且遠獲諸侯之佐助屏藩王室以事一人然則孝思之所

及無窮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德莫大於孝孝者天命人心之本也傳於先世謂之世德繼其前人謂之嗣服實心行之謂之孚無所不順謂之順德傳於來世謂之祖武孝思之外無所為文德也周家世篤忠貞小心服事未嘗以武功為孝武王一戎衣有天下於孝思上或者可疑而不知正孝思之大也中庸達孝一章就制

作言之此詩就心體言之故曰求曰孚曰思皆指心體也天命所眷即吾祖考之命故屢言天命人心所歸即吾祖考之心故屢言下土而首章提出三后在天便見左右陟降如相提命一舉一動何異稟命而行乎

文王有聲繼伐也　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伐武功也積功曰伐繼伐者言武王能繼文王積累之武功也

一章聲名譽也人之稱文王以德不以功未免功以掩德此述文王武功先以有聲發之以見非猶夫人所稱之名譽也用武而本之求寧觀成此功之所以大而聲之所以駿也求寧觀成直貫全篇烝當為美盛之意乃讚美之詞

二章文王受命伐崇作邑舉其大者其實三分有二天已將代商事命之文王矣後四章於武王不言受命者言天已命文王武王但繼之耳不須更命也

三章聿追來孝追求從來之孝思而繼述之也直推到不窋失官以後公劉太王王季一段恢宏前緒精神

四章文王滅崇便作豐從都或者利其土地不無暧昧不知王者作事大公無我四方所歸非豐不足以安其居止繫其趣向理所當為為之勿疑豈有一毫自利之隱傳云翰幹也疏云幹築墻所立之木幹與墻為法盖作垣依倚乎幹而四方依倚乎文王也

五章按豐水在豐鎬之間東北流入渭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今曰東注則已指鎬京言維禹之績以禹功況武王之作鎬也可知此二句已含遷鎬意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猶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故下章專以興學言之

六章鎬京辟廱重建學行禮至無思不服武王方完得求寧觀成之事

七章考卜惟王宅是鎬京乃補寫作鎬事

八章生民曰惟穈惟芑芑白粟也與此同武王豈不仕原解云仕仕以官也豐水之涯猶有嘉穀人材長養猶嘉穀然武王豈不任材而仕之百年之計在樹人其仕之者將以遺孫謀而燕安羽翼其子也按此承上建學行禮來下武曰不遐有佐思齊曰譽髦斯士緜曰四友皆此意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武功多矣如伐邘伐耆伐密須伐昆夷皆

是何以獨舉伐崇以作豐也伐密亦作程邑然程
未嘗徙都也自古帝王建都是第一事會天地之
和據山川之勝為天下繫臣民之望為子孫樹不
拔之基勢之强弱國之興衰皆於此卜之故詩人
美公劉太王不言他務但曰遷豳遷岐而已文王
之武功武王之繼伐亦但以作豐作鎬該之自岐
之豐自豐之鎬去西戎而東即華於是芮郃岐畢
吾西土蒲姑商奄吾東土巴鄧楚郢吾南土慎肅

燕薊吾北土通道於九夷八蠻刑措不用者四十年嗟乎豐鎬宅而周以興豐鎬失而周以亡平王能三復斯篇何至以百二之險拱手而讓之秦人也哉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詩序補義卷二十